



北
麻
書
四



リ 8
1735
152



特
1735
152



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薛琚

敬顯儁

平監

薛琚字曇珍河南人其先代人本姓叱干氏父豹子魏徐州刺史琚形貌魁偉少以幹用稱為典客令每引客見儀望甚美魏帝召而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以處何官琚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正元中待洛陽令部內肅然有犯法者未加拷掠直以辭理窮覈多得其情於是豪猾畏威事務簡靜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華林理問寃滯洛陽繫獄唯有三人魏孝明嘉之賜縑百疋遷吏部尚



此係明治
州八年
月八年
悼山同
所購以
贈資一



薛公也
氏甫也

書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瑛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任非其器爲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簡賢否便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節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不依此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見諫曰共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民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元天穆討邢果也以瑛爲行臺尚書時元顥已據鄴城天穆集文武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果衆甚盛宜先經略瑛以爲邢果聚衆無名雖彊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稱義舉此恐難測果鼠盜狗竊非有遠志宜先討顥天穆以羣情所欲遂先討果果降軍還顥入洛天穆謂瑛曰不用

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高祖引爲丞相長史瑛宿有能名深被禮遇軍國之事多所閒知瑛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高祖大舉西伐將渡蒲津瑛諫曰西賊連年饑饉無可食啗汝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高司徒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民盡應餓死寶矩黑獺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承之高祖皆不納遂有沙宛之敗累遷尚書僕射卒臨終敕其子斂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于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彫飾但用麻爲流蘇繩用網絡而已明器等物並不令置瑛以在省闈開明簿領當官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似方格內貫浮動受納貨賄曲法舞文深情刻薄多所傷害士民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淫逸放恣

琬初與姦通後納以爲婦惑其讒言逐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家內忿竟相告列深爲世所譏鄙贈青州刺史

敬顯雋字孝英平陽人孝英俠有節操交結豪傑爲羽林監高祖臨晉州雋因使謁見與語說之乃啟爲別駕及義舉以雋爲行臺倉部郎中從攻鄴令雋督造土山城拔又從平西胡轉都官尚書與諸將征討累有功又從高祖平寇難破周文帝敗侯景平壽春定淮南又略地三江口多築城戍累除兗州刺史卒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頗有志力受學於徐遵明不爲章句雖崇儒業而有豪俠氣孝昌末盜賊蜂起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騎馬爲友鑒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謂其宗親曰運有污隆亂極則治并州戎馬之地爾朱王命世之雄杖義建旗秦辭問罪勞思竭力今也其時遂相率奔爾朱

榮於晉陽因陳靜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卽署參軍前鋒從平鞏密每陣先登除撫軍襄州刺史高祖起義信都鑒自歸高祖謂鑒曰日者皇綱中弛公已早竭忠誠今爾朱披猖又能去逆從善搖落之時方識松筠卽啟授征西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道築城以防遏西寇朝廷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是時親築之城糧仗未集舊來乏水衆情大懼南門內有一井隨汲卽竭鑒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且有井泉涌溢合城取之魏師敗還以公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時和士開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鑒愛妾劉氏鑒卽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作計不得不然由是除齊州刺史鑒歷牧八州再臨懷州所在爲吏所思立碑頌德入爲都官尚書令

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終

齊世宗皇帝

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齊世宗皇帝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種也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授普太尉率部下降魏授後將軍第二領人酋長高祖起義普遠通誠欵高祖甚嘉之斛斯椿逼帝西出授司空秦州刺史據覆鞬城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來奔高祖躬自

迎接授普河西公累遷太尉朔州刺史卒

子洛字受洛干豪壯有武藝騎射過人爲鄉閭所伏拔陵反隨父歸順除顯武將軍隨爾朱榮每有戰功累遷汾州刺史驃騎將軍及起義信都遠送誠欵高祖嘉其父子俱至甚優其禮除領軍兼靈州刺史武帝入關除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與諸將圍孤如願於金墉及河陰之戰並有功高祖嘉其父普尊老將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此役也諸軍北渡橋洛以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泊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壯各其所營地爲回洛城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時當世推爲名將與和初卒可朱渾元字通元自云遼東人世爲渠帥魏時擁衆內附曾祖護野肱終於懷朔鎮將遂家焉元寬仁有武略少與高祖相知北邊

擾亂遂將家屬赴定州值鮮于修禮作亂元擁衆屬焉葛榮併修禮復以元爲梁王遂奔爾朱榮以爲別將隸天光征關中以功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之殺賀拔岳也周文帝率岳所部還共圖悅元時助悅悅走元收其衆入據秦州爲周攻圍苦戰結盟而罷元既早遇高祖知遇兼其母兄在東嘗有思歸之志恒遣表疏與高祖陰相往來周文攻圍苦忌元智勇知元懷貳發兵攻之元乃率所部發自渭州西北渡烏蘭津周文頻遣兵邀之元戰必摧之引軍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湜女壻劉豐與元深相交結元因說豐以高祖英武非常尅成大業豐自此便有委質之心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高祖聞其來也遣平陽守高嵩持環一枚以賜元并運資糧遠遣候接元至晉陽引見執手賜帛千疋并奴婢田宅兄弟四人先在并州者進官爵元所部督將

皆賞以爵邑封元縣公除車騎大將軍討西魏儀同金祚皇甫智達於東雍擒之遷并州刺史又與諸將征伐頻有尅捷降下天保初封扶風王頻從顯祖討山胡茹茹累有戰功遷太師薨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元善於御衆行軍用兵務在持重前後出征未嘗負敗及卒朝廷深悼之皇建初配享世宗廟庭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有口辯好說兵事破六韓拔陵之亂豐以守城之功除普樂太守魏永安初除靈州鎮城大都督周文授以衛大將軍豐不受乃遣攻圍不尅豐遠慕高祖威德乃率戶數萬來奔高祖上豐爲平西南汾州刺史遂與諸將征討平定寇亂又從高祖破周文於河陰豐功居多高祖執手嗟賞入爲左衛將軍出除殷州王思政據長社世宗命豐與濤河王岳攻之豐建水攻之策遂過洧水以灌之水長魚鱉皆遊焉

九月至四月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船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游水向土山爲浪所激不時至西人鈎之並爲敵人所害豐壯勇善戰爲諸將所推死之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曰忠子曄嗣

破六韓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裔也右谷蠡王潘六奚沒於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其父孔雀世襲酋長孔雀少驍勇時宗人拔陵爲亂以孔雀爲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一萬人降於爾朱榮詔加平北將軍第一領民酋長卒常沉敏有膽略善騎射累遷平西將軍高祖起義常爲附化守與萬俟受洛于東嶧高祖嘉之上爲撫軍與諸將征討又從高祖攻擊諸寇累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封平陽公除洛

州刺史常啟世宗曰常自鎮河陽以來頻出關口太谷二道北制已北洛州已南所有要害頗所悉知而太谷南口去荆路踰一百經赤工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絕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饟唯經此路愚謂於彼選形勢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遠還自然不能更有行送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金等築楊志百家呼延三鎮常秩滿還晉陽拜太保倉州刺史卒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民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勇尚氣任俠魏正光中隴右賊起詔雍州刺史元猛討之召募狼家以爲軍導祚應選以軍功累遷龍驤將軍靈州刺史高祖舉義爾朱天光率關右之衆與仲遠等北抗義師天光留祚東秦總督三州鎮靜二州天光敗歸高祖除車騎大將軍邙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祚除華州刺史加開府

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

韋子粲字暉茂京兆人曾祖閻魏咸陽守父雋都水使者子粲仕郡功曹史累遷爲大行臺郎中從爾朱天光平關右周式入關以爲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將出討城陷子弟俱被獲送晉陽蒙放免以粲爲并州長史累遷豫州刺史卒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姪親屬闔門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難多致誅滅歸國獲存唯與弟道諧二人而已諧與粲俱入國粲富貴之後遂持棄道諧令其異居所得廩祿略不相及其不顧恩義如此

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

魏州中鳳尊
氏庸南開甫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元坦祖魏獻文皇帝咸陽王禧第七子禧誅後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之坦兄弟為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

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坦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正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爲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爲特進出爲兖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正稅外別先責絹五疋然後爲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爲太常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元斌字善集祖魏獻文皇帝父高陽王雍從孝莊於河陰遇害斌少襲祖爵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爲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准例降爵爲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浪河以罪賜死

元孝友祖魏太武皇帝兄臨淮王譚無子令孝友襲爵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宴文襄於華林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奉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隣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人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吞食比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關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四之名不改而家爲於

四閭二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資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資二十四萬匹十五丁爲一番共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王王侯娶后族故無姿媵習以爲常婦人不幸生逢今世舉朝旣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迤邐内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以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

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一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爲皂隸塋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各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之像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塋過禮者以違旨論

官司不加糾劾卽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祿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元暉業字紹遠魏景穆皇帝之玄孫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一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閒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辯宗錄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欽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壘與人何不打碎

之我出此言卽知死也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亦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氷沉其屍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問位諫議大夫莊帝幸洛南昭業立於閭闔門外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免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謚曰文侯

元弼字輔宗魏司空之子性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同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中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元元年子暉業訢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卽告暉業終如其言也

元韶字世胃魏孝莊之後避爾朱之難匿於嵩山性好學美容儀
初爾朱榮將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滎陽太守鄭仲明仲明尋
為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弟僧副避難路中
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
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
隱於私家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帝以孝武
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
出馬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尚
書司州牧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為縣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
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惠政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林泉修
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帝剃韶鬚髯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
我以彭城為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

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為誅諸劉不盡於
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
九家並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
元氏自昭成已下竝無遺焉或父祖為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強
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
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為之久不食魚
贊曰元氏蕃熾憑茲慶靈道隨終運命偶淫刑

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終

五

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五

李渾 子湛 渾弟繪 族子公緒

李璵 弟璿 族弟曉

鄭述 祖子元德

李渾字季初趙郡栢人人也曾祖靈魏鉅鹿公父遵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時四方多難乃謝病求為青州征東府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爾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論者以為知機永安初除散騎常侍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為征東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而社客宿將多謀諸城各自保固壁清野時議有異同渾曰社客賊之根本圍城復踰晦朔烏

合之衆易可崩離若簡練驍勇銜枚夜襲經趣營下出其不意咄
嗟之間便可擒殄如社客就擒則諸郡可傳檄而定何意冒熱攻
城徒損軍士諸將遲疑渾乃決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散生擒社客
斬首送洛海隅清定後除光祿大夫兼常侍聘使至梁梁武謂之
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常侍曾經將領今復
充使文武不墜良屬斯人使還爲東都守以賊徵還世宗使武士
提以入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耶世宗笑而捨之天保初
除太子少保邢邵爲少師楊愔爲少傅論者爲榮以參禪代儀注
賜爵涇陽縣男刪定麟趾格尋除海州刺史土人反共攻州城城
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時旱久涸一朝
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爲神應時駭散渾督勵將士捕斬渠帥渾妾
郭氏在州干政納貨坐免官卒于鄴

子湛字處元涉獵於文史有家風爲太子舍人兼常侍聘陳渾與
弟繪俱爲聘梁使王湛又爲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之
門

繪字敬文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
伯姊筆牘之間而輒竊用未幾遂乃啟出爲北道行臺轉并州刺
史封平原郡公邑一千七百戶隆之請減戶七百并求降已階讓
兄騰竝加優詔許之仍以騰爲滄州刺史高祖之討斛斯椿以隆
之爲大行臺尚書及大司馬清河王亶承制拜隆之侍中尚書右
僕射領御史中尉廣費人工大營寺塔爲高祖所責天平初丁母
艱解任尋詔起爲并州刺史入爲尚書令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
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啟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又
領營構大將軍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增築南城周迴二十五里以

漳水近於帝城起長隄以防汎溢之患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碾磴竝有利於時魏自孝昌已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表請自非實在邊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有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坐人笑前後行人皆通啟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平南將軍高陽內史郡境舊有猛獸民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鬪死咸以爲化感所致皆請申上繪不聽高相東巡郡國瀛州城西駐馬立使慰之曰孤在晉知山東守唯卿一人用意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善始令終將位至不次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庸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遂飛追走遠事佞人是時世宗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旣不果咸謂由此書天保初爲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勢以此久而屈況卒

公緒字穆叔渾族兄藉之子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冀州司馬疾去官後以侍御史徵不至卒公緒沉冥樂道不關世務故誓心不仕尤善陰陽圖緯之學嘗語人云每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世祚終於四七帝年則及亡之歲上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潛居自待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又撰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語十三卷竝行於世

李璵字道璠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之五世孫父昭竝有重名於魏代璵溫雅有識量釋褐太尉行參軍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遷

都於鄴留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宮廟材木以明幹見稱累遷驃
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解州還遂稱老疾不求仕齊受禪追璵兼
兼前將軍導從於圓丘行禮璵意不願榮名兩朝雖以宿舊被徵
過事卽絕朝請天保四年卒子詮韞誦韞無行誦以妻穆提婆子
懷胤超遷臨漳令儀同三司韞與陸令萱女弟私通令萱奏授太
子舍人弟瑾字道瑜名在魏書才識之美見稱當代瑾六子彥之
倩之壽之禮之行之疑之並有器望行之與兄弟深相友愛又風
素夷簡爲士友所稱范陽盧思道是其舅子嘗贈詩云水衡稱逸
人潘陽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風塵時人以爲實錄璵從弟
曉字仁略魏太尉虔子學涉有思理釋褐員外侍郎爾朱榮之害
朝士將行曉衣冠爲鼠所噬遂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及遷都鄴
曉便寓居清河託從母兄崔俊宅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安居

訓勗子侄無復官情武定末以世道方泰乃入都從仕除頓丘守卒
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祖義魏中書令父道昭魏祕書監述
祖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譽釋褐司空行參軍天保
初累遷太子少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
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今於鄭兗州見之矣初
述祖父爲兗州於城南小山起齊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
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
述祖對之嗚咽悲慟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
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
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
嘗夢人彈琴悟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所在好爲山池松竹交植
盛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未貴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

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遂卒於州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嘗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譬之子元德多藝術官至琅邪守

元德從父弟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又藻名望世宗引爲館客歷太子舍人崔昂妻卽元禮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元禮此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疎於婦弟元禮入周卒終始州別駕

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終

魏川屯鳳崗
氏雷回南甫

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二

崔暹 子達擊

高德政

崔昂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實之後也世爲北州著姓父穆州主簿暹少爲書生避地勃海依高乾以妹妻乾弟慎後臨光州啟暹爲長史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爲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高祖與語說之兼丞相長史高祖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軍戎之事留守任功家弟年少未閑事宜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三四後遷左丞吏部郎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任府僚兼任機密世宗

因以徵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世宗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嫌高慎之叛與暹有隙高祖欲殺之世宗救免武定初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耑嵇暉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爲御史世稱其知人世宗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高視徐步兩人掣裾而人世宗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敕在臺以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暹於道前驅爲赤棒所擊世宗回馬避之暹後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雍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罪狀極筆竝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祖書於鄴下諸貴曰崔暹昔事家弟爲定州長史後吾兒開府諮

議及遷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司馬令竝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師羣官迎於紫陌高祖握暹手而勞之曰往前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婪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爲國不避豪強遂使遠邇肅清羣公奉法衝鋒陷陣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祖爲擁之而授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自頃朝貴牧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方用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高祖降階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匹乞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爲法道俗齊整暹謝曰此自陛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勸獎之力世宗退

謂暹曰我向畏羨何況餘人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服高祖崩未發喪世宗以暹爲度支尚書兼僕射委以心腹之寄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世宗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世宗亦爲之止有囚數百世宗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世宗意釋竟以獲免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一生不問家事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贊唄送至館焉然而好大言調戲無節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暹命儒者權會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令達拏昇高座開講趙郡陸仲讓陽屈之暹喜躍奏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此皆暹之短也顯祖初嗣霸業司馬子

如等挾舊怨言暹罪重謂宜罰之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苛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顯祖從之及踐祚譖毀之者猶不息帝乃令都督陳山提等搜暹家甚貧匱唯得高祖世宗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乃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保夜則置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鑣赴晉陽無實釋而勞之尋遷太常卿帝謂羣臣曰崔太常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初世宗欲以妹嫁暹而會世宗崩遂寢至是羣臣讌於宣光殿貴戚之子多在焉顯祖歷與之語於坐上親作書與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女樂安主魏帝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乃以主降達拏天保末爲右僕射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何所妨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或多醉太后向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暹以疾

卒帝撫靈而哭贈開府達拏溫良清謹有識學少歷職爲司農卿入周謀反伏誅天保時顯祖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答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顯祖召達拏母入內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達拏殺王以復讎

高德政字士貞勃海蓊人父顯魏滄州刺史德政幼而敏惠有風神儀表顯祖引爲開府參軍知管記事甚相親狎高祖又擢爲相府掾委以腹心遷黃門侍郎世宗嗣業如晉陽顯祖在京居守令德政參掌機密彌見親重世宗暴崩事出倉卒羣情草草勳將等以纘戎事重勸帝早赴晉陽帝亦回遑不能自決夜中召楊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焉以楊愔居守德政與帝舊相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之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政勸顯祖行禪代之事德

政又披心固請帝乃手書與楊愔具論諸人勸進意德政恐愔猶豫不決自請馳驛赴京託以餘事唯與楊愔言愔方相應和德政還未至帝便發晉陽至平都城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之事諸將等忽聞皆愕然莫敢答者時杜弼爲長史密啟顯祖云關西是國家勅敵若今受魏禪恐其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之顯祖入召弼入與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與王爭天下者彼意亦欲爲帝譬如逐兔滿市一人得之衆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必宜知機先覺無容後以數人弼無以答帝已遣馳驛向鄴書與太尉高岳尚書令高隆之領軍婁叡侍中張亮黃門趙深楊愔等岳等馳傳至高陽驛帝使約曰知諸貴等意不須來唯楊愔見高岳等竝還帝以衆人意未協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

舜禹事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又說者以爲昔周武王再
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
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必宜五月應天順人德政亦勸不已
仍白帝遣魏收收至今撰禪讓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
月初帝廢晉陽德政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帝帝令陳山提馳驛
齋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大略令撰儀注防察魏室諸王山提以五月
至鄴楊愔卽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陵度支尚書陸操詹事
王昕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
太傅咸陽王坦等總集引入北宮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帝
初發至亭前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大以沉吟至平城都便不復
肯進德政徐之才苦請帝曰山提先去若爲形容恐其漏泄不果
卽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

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八日楊愔書中旨以魏襄城王昶并司空
公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趙彥深入通奏事魏孝靜在昭陽殿引
見昶云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臣等昧死
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魏帝便斂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
又道若爾須作詔中書侍郎崔劼奏云詔已作訖卽付楊愔進於
魏靜帝凡有十餘條悉書魏靜帝云安置朕何所復若爲去楊愔
對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魏靜帝於是下御
坐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
永作虞賓所司尋奏請發魏靜帝曰人念遺簪弊屨欲與六宮別可
乎乃入與夫人嬪御以下訣別莫不獻欷掩涕嬪趙國李氏口誦
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魏靜帝登車出萬春門直
長趙道德在車中陪侍百官在門外拜辭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

南宅帝至城南頓所受禪之日除德政爲侍中尋封藍田縣公七年
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政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政
事多有弘益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爲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
德政飲不從又進言於前諫曰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旣往其
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政恒以精神凌
逼人德政甚懼乃稱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帝謂楊
愔曰我大憂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禪代之際因德政言情切至方
致誠欵常內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卽自差帝
從之德政見除書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謂之曰聞爾病我爲爾鍼
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
下帝起臨階砌切責桃枝曰爾頭卽墮地因索大刀自帶欲下階
桃枝乃斬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於門下其夜開城門以輿

送遠家旦日德政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於宅見而
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以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時
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祭酒伯堅德政死後顯祖謂羣臣曰高德
政常言宜用漢人除鮮卑此卽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爲諸
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嫡孫王臣襲焉

崔昂字懷遠博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幽州刺史昂年七歲而孤伯
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所親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
昂性端直少華沉深有志略堅實難傾動少好章句頗綜文詞世
宗廣開幕府引爲記室參軍委以心腹之任世宗入輔朝政召爲
開府長史時勳將親族賓客在都下放縱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
如之門尤劇昂受世宗密旨以法繩之未幾之間內外齊肅遷尚
書左丞其年又兼度支尚書左丞兼尚書近代未有唯昂獨爲寇

首朝野榮之武定六年甘露降於宮闕文武官寮同賀顯陽殿魏
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等曰自古甘露之瑞漢魏多少可各言
往代所降之處德化感致所由次問昂昂曰案符瑞圖王者德致
於天則甘露降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爲戒實啟中興小鳥孕
大未聞福感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帝爲斂容曰朕旣無德何以當
此齊受禪遷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
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僞經手歷目知無不爲朝廷歎其至公又奏
上橫市妄費事三百一十四條詔下依啟狀速議以聞其年與太
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
令尚書右僕射薛琡等三人在領軍府議定又敕昂云若諸人不
相遵納卿可依事啟聞昂奉敕笑曰正合生平之願昂素勤慎奉
敕之後彌自警勗部分科條校正今古事三十一事昂本性清嚴凡

見贖貨輩疾之若讎以是治獄文深世論不以平恕相許顯祖幸
東山百官預讌升射堂帝召昂於御坐前謂曰舊人多出爲州我欲
以臺閣中相付當用卿爲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
中間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
瑞謂太子曰此是國家柱石汝宜記之未幾復侍讌金鳳臺帝歷
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人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
過天保十年策拜儀同燕子獻百司陪列昂在行中帝特召昂至
御所曰歷思羣臣可綱紀省闈者唯冀卿一人即日除爲兼右僕射
數日後昂因入奏事帝謂尚書令楊愔曰昨不與崔昂正者言其
太速欲明年真之終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正僕射明日卽拜爲
真楊愔少時與昂不平顯祖崩後遂免昂僕射除儀同三司後坐
事除名卒祠部尚書昂有風調才識舊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探

揣上意感激時王或列陰私罪失深為顯祖所知賞發言獎護人莫之能毀議曹律令京畿密獄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尚嚴猛好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者崔暹季舒為之親援後乃高德政是其中表常有挾持意色矜高以此不為名流所服子液嗣

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二

終

魏川中鳳崗
氏圖南甫

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王昕弟暉

魏川中鳳崗
氏圖南甫

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六世祖猛秦符堅丞相家於華山之郿城父雲仕魏朝有名望昕少篤學讀書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射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騁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馬在前手為驅策昕舍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惟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散數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牀人爭進手昕獨執版却立悅於是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為宴適親起與牀卿是何人獨為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宋從廝養之

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臥閒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沉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寮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累遷東萊太守後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此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卽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業以爲人之師表遷祕書監昕少與邢邵俱爲元羅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邢子才當先殺我邵乃免焉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世宗說此言以爲笑樂昕聞之故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顯祖以昕

疏誕非濟世所須罵之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讒之者曰王元景每嗟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徙幽州後徵還除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事帝怒臨漳令嵇暉及舍人李文師以暉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謂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子默遂以昕言啟顯祖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殷紂楊愔微爲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病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天保十年也有文集二十卷子顓嗣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弟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

詣理吟詠情性往往麗絕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
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啟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
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遷遨遊鞏洛悅
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徃天陵山浩然有
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
困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獬書勸令起晞復書曰辱告存念
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獬吾豈願其必獬但理
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旣疑其非獬亦可疑其是
獬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獬而營護雖獬亦無損疑其非獬而不療
儻是獬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死若王晞無可
惜也則不足取旣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
軍威德所被颺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

其生靈足下何必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晞遂
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瞻
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
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成立不負義
方卿祿位常亞吾弟若苟使迴邪致相註誤罪及門族非止一身
晞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王演友齊天保初
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大
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
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鉗
配甲方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歐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
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強食
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徃王抱晞曰吾氣力憊然恐不復相見

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為人兄尊爲人
主安可與校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
乎言未卒王強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徙還爲王友王復錄尚書事
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
自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絕主上顛顛賴殿下
扶翼王納焉常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耳目所具吾豈可
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
餘事以呈切諫王曰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
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
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獻欬不自勝曰乃至是乎
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晞焚之後王承間
苦諫遂至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

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噤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
亂杖扶數十會醉臥得解爾後褻黷之好過於宗戚所往留連俾
晝作夜唯常山邱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
垂拱吾曹亦保優閒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王晞曰天保
享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
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
假令得遂冲退自審保家祚得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
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
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
周公得耶王不答帝臨發敕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
楊燕等詔以王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都督攝文武還并州
乃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

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
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叡爲左長史晞爲
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
室曰此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
欲以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
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
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幾變化彤鬻斯集雖執謙抱糝糠神器便
是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王曰卿何敢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
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揆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
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輔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
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
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

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
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不王曰若內外咸有異望趙
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隙
問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弟旣發
論吾亦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校四方岳牧表
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祚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兼吏部
郎中後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
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敕尚書楊休之
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廢禮
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雋久在沉淪或巧
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齊衰
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毀棄者悉令

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脯給與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宮敕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為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璽授皇太子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敕問外間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鑿駕巡狩為復何爾若輕有驅使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者朝士呼為裴蔡時二人奉車駕北征後人言陽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入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為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

年以來閱人多矣充訕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為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拊胸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閒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常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來頗得

不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迥懼有土賊而晞温酒服膏曾不一廢每未肯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齊亡周武以晞為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終

齊書同前

北齊書卷三十二

齊書同前

列傳第二十四

陸法和

王琳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也或謂自出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固問之乃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

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胃泅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勢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為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

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為檀越宜即遂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鑊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晝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受三歸龜乃入草初入壘山多惡疾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為弟子山中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

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虵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虵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虵頭齟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虵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業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啟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哀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哀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

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內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籬在道間上開一孔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人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旣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和乃還州聖其城門着麤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着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

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遙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虚心相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旣萬里歸誠主上虚心相待何爲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幃油絡網車伏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

賜法和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件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施散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斂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卽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嫁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陽人也父顯嗣梁湘東王國常侍琳本兵家

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荊州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尅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之勲與杜龕俱爲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爲亂啟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報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廷尉卿黃羅漢太府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執黃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爲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抽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變割備五刑而斬之梁元遣

王僧辯討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啟申琳罪請復本位永爲奴婢梁元乃鑠琳送長沙時納兵出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卽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大位使琳拒蕭紀紀平授衡州刺史梁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衆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受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二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正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不敢啟故遂率其衆鎮嶺南梁元爲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

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譽乃爲梁元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遊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尅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欵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霸先旣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師各乘一艦每行戰艦以千數以野豬爲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誅琳乃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虎一人背恩斬之鑱安都文育寘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温太

真何人哉江南渠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爲敵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業初魏尅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爲梁主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騊駼冊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舍人辛慤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成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霸先卽位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齊遣楊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淦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思東下陳遣司空侯安都等拒之侯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

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投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琳尋與莊同降鄴都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倉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右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行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仗兼給饒吹琳水陸戒嚴將觀豐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武成置而不問

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爲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爲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出於門外之地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來寇帝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號醉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

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傳骨梗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
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
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胃沂州舊族立功代
邸效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
實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上思匡繼徒蘊包胥
之念終邁萇弘之膏洎王業光啟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
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
沒九泉頭行千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
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場早遘末
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
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
橫之塋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

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
墳旣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
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卽淝川而建坐域孫
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
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
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竝爲啟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儀
同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于淮南權痊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
數千人瑒等乃問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知勝等五人
密送塋柩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錄
尚書事謚曰忠武王塋給輜輶車琳體貌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
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
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任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

雖本圖不遂鄴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吳明
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
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歔歔流泣觀
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
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
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

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終

西州也國舊
氏南宿國也

北齊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西州也國舊
氏南宿國也

蕭明

蕭祇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蕭明蘭陵人梁武帝長兄長沙王懿之子在其本朝甚為梁武所
親愛少歷顯職封須陽侯太清中以為豫州刺史梁主既納侯景
詔明率水陸諸軍趨彭城大圖進取又命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
理總馭羣帥指授方略明渡淮未幾官軍破之盡俘其眾魏帝升
門樓親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於晉陽世宗禮明甚重謂之

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爲魏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自出師薄伐無戰不克無城不陷今自欲和非是力屈境上之事知非梁至本心當是侯景違命扇動耳侯可遣使諮諭若猶存先王分義重成通和者吾不敢違先王之旨侯及諸人並卽放還於是使人以明書告梁主梁主乃致書以慰世宗天保六年梁元爲西魏所滅顯祖詔立明爲梁主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洪率衆以送是時梁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鄴推晉安王方智爲丞相顯祖賜僧辯霸先璽書僧辯未奉詔上黨王進軍明又與僧辯書徃復再三陳禍福僧辯不納既而上黨王破東關斬裴之橫江表危懼僧辯乃啟上黨求納明遣舟艦迎接王饗梁朝將士及與明刑牲歃血載書而盟於是梁與東度齊師北反侍中裴英起

衛送明入建鄴遂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宇文黑獺賊管等不在赦例以方智爲太傅授王僧辯大司馬明上表遣第二息章馳到京都拜謝宮闕冬霸先襲殺僧辯復立方智以明爲太傅建安王霸先奉表朝廷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方智請稱臣永爲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詔徵明霸先猶稱藩將遣使送明會明疽發背死梁將王琳在江上與霸先相抗顯祖遣兵納梁永嘉王蕭莊主梁祀九年二月自湓城濟江三月卽帝位於郢州年號天啟王琳總其軍國追謚明曰閔皇帝明年莊爲陳人所敗遂入朝封爲侯朝廷許以興復竟不果後主亡之日莊在鄴飲氣而死

蕭祇字敬式梁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祇獨益以嚴切

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鄴祇聞臺城失守
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文襄令魏收邢邵與相接對歷位太子
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
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祇等還南俄而西
魏尅江陵遂留鄴都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
刺史建鄴陷與從兄祇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
子慨深沉有體表好學攻草隸書南士中稱爲長者歷著作佐郎
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放字希逸隨父祇至鄴祇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
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
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常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服

閔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
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
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徐之才丹陽人也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爲江左所稱
之才幼而儻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
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
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
年十三召爲太學生麤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
暉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
又云徐郎燕頤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爲主簿人
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
戾映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

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國右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
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爲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
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之才在彭泗啟魏帝
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敕居南館
禮遇甚優從祖靈字踐啟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又闕涉經史發
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爲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
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秘
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土之人不堪典秘書轉受
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領之之才甚怏怏不平之才少解天文
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宗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
政啟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旣是勅
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

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
備有條目帝從之登祚後彌見親密之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爲首
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
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爲弄口
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
手更愈孝昭賜采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旣善醫術雖有外授頃
卽徵還旣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
病之才弟之範爲尚藥典御敕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
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跛求伽
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緹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
致惟之才曰跛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
人但令合墓自斬冢唯得紫緹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爲字此

下系經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爲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癩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鏡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况忽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每發動蹇遣騎追之鍼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堯川

卽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爲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恨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敕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旣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閒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苦疾救獲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旣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卽答云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

則爲虞養馬則爲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卽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齟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寬縱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明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云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北齊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終

魏州中鳳臺
氏南

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頤

魏州中鳳臺
氏南

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父津魏時累為司空侍中愔
 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
 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
 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
 之歔歔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惠從今已
 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
 餘人學庭前有奈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頽然獨坐其季父暉
 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
 有茂竹遂為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

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爲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職愔乃託疾密舍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佯喑不語榮以爲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時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爲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渡而潛欲南奔愔固諫止之遂

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莊帝誅爾朱榮其從兄侃參贊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爲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憐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旣潛竄累載屬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與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卽署行臺郎中大軍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

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出及崔陵出遭離家難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恒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中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雁門溫湯療疾郭秀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

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愔存遣愔從兄寶猗齎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黃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至碣磔成州內有愔家舊佛寺入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未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卽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

王文宣之崩百僚莫有下淚愴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爲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愴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孫子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人表重義輕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竝待而舉火頻遭迤厄冒履艱危一殮之惠酬答必重姓名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愴之用人似貧士布瓜取其大者愴聞不屑焉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愴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翹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

爲士琛士深自言愴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爲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旣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愴辭氣溫辯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愴隣宅愴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愴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愴與尚書右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竝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

先詔決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
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皇太后於
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愔先自表
解其開封王諸叨竊恩榮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
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疎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渾
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二
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
二王爲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啟皇太后具述安危有
宮人季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以
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啟示之昌儀密啟太皇太后愔等又
議不可今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
爲太師錄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竝將同

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愔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
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爲忽有此慮長廣且伏家僮數十人於錄
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勲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勲胃約行酒至愔等
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
卽捉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構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
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愔及天
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歐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
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
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
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送愔等
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
帝側立常山王以搏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

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唇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基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官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嘿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陛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卽今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耶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已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愴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

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謠曰白羊頭尾禿殺癩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麼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爲愔也角文爲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麼姑愔子獻天和皆帝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兄弟皆除名遵彥死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愔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之曰使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關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茹茹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高祖見之大悅尚陽翟公主甚被待遇顯祖

時官至侍中開府濟南卽位之後委任彌重除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又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於此矣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季弟也以道元勲重尚東平公主累遷領軍大將軍開府濟南王卽位加特進改博陵公與楊愔同被殺

宋欽道廣平人魏吏部尚書弁孫也初爲大將軍主簿典書記後爲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太子習事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欽道又遷秘書監與楊愔同誅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初爲太原公東閣祭酒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爲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復舊與濟南欵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二人權勢之重與愔相埒愔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頤後與愔同詔進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西川世鳳圖
氏甫南甫

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西川世鳳圖
氏甫南甫

裴讓之

弟誦之 讓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邛

王松年

劉緯

裴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
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則又閑禮度夫喪諸子
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

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亡矣梁使至帝令讓之攝主客郎第二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神武問曰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遂心況讓之老母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性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蘊藉文襄自之曰士禮佳舍人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歔以參掌儀汪封寧都縣男帝欲爲黃門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

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欵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歛迹盜賊清靖暮月之期翻然更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父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脇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案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呼流涕比爲內官情非所願旣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耶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讓之次弟諏之

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襴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託諏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皇甫和弟亮竝知名於洛下

時人語曰諛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爲戶曹參軍諛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爲記室遷鄴後諛之留
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諛之爲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諛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爲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帝以爲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
讞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云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爲忘年之友昭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爲永昌太守客旅過郡出私財供給人間無所預代去日爲吏人所懷齊亡仕周卒伊川太守

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南齊秦梁

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勲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媿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爲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沉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

李構字祖基黎陽人祖平魏尚書僕射構少以方正見稱釋褐開府參軍累遷譙州刺史卒構從父弟庶魏大司農諧子方雅好學風流規檢甚有家風稍遷臨漳令魏書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竝繫獄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言王瓊不善事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致訟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收遂白顯祖罪斐等竝髡頭鞭二百庶死於

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

張宴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從爾朱榮平元顥賜爵武成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爲郗督中兵參軍兼記室宴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常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嗟賞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宴之女爲妃令起晉陽成禮宴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宴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卽眞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州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

陸印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羣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爲河間邢邵所賞又與印父子彰交遊嘗謂子彰曰吾以

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爲君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儒雅搢紳尤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郎中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印每兼官燕接在帝席賦詩印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印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印昆季六人竝主所生故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稟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印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深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爲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天保初常山王薦印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爲清都尹辟爲邑中正食貝丘縣幹遭母喪哀慕毀

悴殆不勝喪至沉篤頓昧伏枕又感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疴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日必不令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慟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叩聞而悲痛一慟便絕年四十八叩自在朝篤慎固密不說人短不伐已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裁朝野甚悲惜之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叩所制子又嗣襲爵始平侯

王松年少知名文襄臨并州辟爲主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別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

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甚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侯參定律令前後大事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第三子邵最知名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兗州刺史禕性弘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加敬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中釋巾太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場之和世宗輔政降書褒獎云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竝與吾共事懷相託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清逕歸鄉里侍父疾竟不入朝父喪沉頓累年非杖不起世宗致辟禕稱疾不動五子璿玕璞瑗瓚竝有志節爲世

所稱

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齊川中鳳尊
氏閣南南市

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

邢邵

齊川中鳳尊
氏閣南南市

邢邵字子才河間鄴人魏太常貞之後父虬魏光祿卿小字吉少
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北子
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彊記日誦萬
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
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為娛不暇勤業嘗因
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行
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瞻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
冠嘗與右北平原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杲河南陸道暉等至北
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

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
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雋大相欽重引爲忘年之交
釋巾爲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爲領軍元乂所禮
乂新除遷尚書令神雋與陳郡袁翻在席乂令邵作謝表須臾便
成以示諸賓神雋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
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琰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
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于時袁翻與范陽
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
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爲謝表嘗有一貴勝初受官大集賓食翻
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
人云邢家小兒當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爲翻所害
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啟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

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誥文體宏麗及
爾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
事黃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太昌初敕令恒直內省給御史令覆
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否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
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入朝以備顧問丁母
憂哀毀過禮後楊愔與魏收及邵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奏曰世室明堂
顯於周夏一黷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
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
享國長乂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
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
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
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

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磚石之功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取於

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敕有司別議經始累遷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頔居三職竝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世宗幸晉陽路中頗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及文宣皇帝崩凶禮多見訊訪敕撰哀策後授特進卒邵率情簡

素內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為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旨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政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客或解衣覓蝨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離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思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

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手大笑性好談賞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自件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怨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怨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吊慰拭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遺滯累東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子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焉

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終

魏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終

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魏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魏收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曾祖緝祖韶父子建字敬忠贈儀同定州刺史收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爾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雋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為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藁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起居

注并修國史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
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懷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
詣門懷爲帝登作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
告之懷深憤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爲詔懷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
幃幄一日造詔優爲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收父老合
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
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孝武嘗大
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天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
諸妃主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嘿不能已乃上南狩
賦以諷焉時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
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
軍魏帝敕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品秩收以質對帝遂止

收旣未測至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
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爲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中
書舍人與濟陰温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猜忌
神武內有閒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
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
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
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竝爲隣國所重至
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
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
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遊賦辭甚美盛使還尚
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
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舉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

陽以爲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
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
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以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
優禮收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欺忽季
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
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
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也愚疑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
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
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爲言於文襄曰國史事
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共載非收不可文襄啟收兼散騎常
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魏帝宴百
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

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
七日爲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惡焉自爲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
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
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
以爲體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啟啟成呈上文襄
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
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等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
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
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
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
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使氣卿
須出其短徃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情從容曰我

北齊書三十七
三
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峽
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情應
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
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語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
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
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
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
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
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
詞氣竝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
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琨徐陵侯景
既陷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得書

乃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
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
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祕書監兼
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
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
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
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
早成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
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
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徒知世
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
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

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傳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啟焉所引史官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輯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破書錄節以美言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

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旣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啟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

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其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救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竝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

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以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邢邵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遊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僚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竝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勝不平乃殺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非戲

魏收既忝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惜以收言白於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姊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姊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敕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詔仍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

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楊休之兼中書在晉陽典詔詔收留在鄴蓋晞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詔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爲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王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詔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爲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大寧元年加開府清河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士專委侍中高元海元

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
虛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爲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
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與溫子昇邢
邵稍爲後進邵旣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
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
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
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
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卽是
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
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
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
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逮之工邢溫所不逮

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旣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
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崐崙船至
得奇貨裸然襦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
清都尹尋遣黃門郎元文遙敕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
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爲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
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
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爲真收以子姪少年申以戒厲著枕中
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
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
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爲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
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傷焦原作險或躋踵而不
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宵乎而上征苟任重也

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其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或出或處不常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脣挑舌惡惡莫之前勲名共山河同以志業與金石比堅斯益厚棟不撓遊刃若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騫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嶮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徃獄詎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馱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

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爲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趨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可或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彊梁人囚徑廷幽奪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爲已信私玉非身寶過緇爲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木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爲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遽瑗識四十九非顏子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簣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

邇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權榮于枝
望暮而萎夫奚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
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遵則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
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
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
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
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欬器留後俾諸來裔傳
之坐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回換遂爲
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楊愔家傳本無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
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惠龍自
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
以後王卽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

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
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
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
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王之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
文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
遊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
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及季景與收竝以文章顯世稱大邢
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察人之偉後收稍
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
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旣輕疾好聲樂善胡
舞文宣未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收與外兄
博陵崔巖嘗以雙聲朝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

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笊籠着孔嘲玎其辯捷不徇若是既
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先養弟子仁
表爲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

